

→ 非常刑警 系列

一针见血

程琳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十五年警界生涯，
炼就非常刑侦小说

程琳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针见血/程琳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6.4
(当代书丛)

ISBN 7-02-005543-5

I. 一… II. 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1522 号

责任编辑:周昌义 装帧设计:康健
唐俭
责任校对:杨益民 责任印制:张文芳

一针见血

Yi Zhen Jian Xie

程琳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96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5 插页 2
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50000

ISBN 7-02-005543-5

定价 17.00 元

内容简介

本书原名《警察与流氓》，胆小、懦弱的小流氓刘长江杀人后被拘留审查，却因重要证人翻供被无罪释放。自此，黑道对这个昔日小地痞刮目相看，刘长江乘风顺势，很快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黑道老大。刑警队副队长苏岩为找刘长江的杀人证据，对他穷追不舍。曾爱过的人身陷囹圄，女友的安全让他深忧，证人被伤致残，各方重重阻力，苏岩赌上了自己的性命，案情即将水落石出时，刘长江却离奇被杀……惊心动魄的黑白对峙，微妙而特殊的关系，在幽默生动文字间，映出当代警察刑侦工作与爱情生活真实的一面。

作者简介

程琳，男，黑龙江牡丹江市警察，曾在公安局技术科、刑警大队、经侦支队等重要部门工作。15年警界生涯，经历了无数的坎坷。曾在《当代》发表《警察与流氓》，读者反响强烈。作为职业警察的程琳先后创作了《犯罪嫌疑人》、《香水》、《拘留》等多部刑侦题材长篇小说。

责任编辑：周昌义 唐俭

装帧设计：康健

第一章

1

高军抓回一个嫖客，让我帮着做一份笔录。搞这种笔录有点黄色，一些细节要写得清清楚楚。我问得可能过了点儿，这个嫖客还难为情了。我说：“你好意思干，怎么还不好意思说呢？”嫖客满脸通红。他说：“我就干过一次。”这种人被抓到一百次，也说一次。高军大声说要把他拘留起来。他吓得浑身颤抖，马上跟我套近乎，“苏队长，你不记得我了？”我说：“我本来就不记得你。”他说：“我是徐冰的朋友，上次咱们不是在一块吃饭来的嘛！”他详细地描述三个月前在海鲜世界吃饭的情景。我这才想起来，那次徐冰请客确实有他一个。我挖苦他一顿然后和高军商量。我说：“别拘留了，罚点款得了。”高军说：“这么干好吗？”他为难了半天答应道：“好吧！看你的面子，罚五千吧。”我问嫖客兜里有多少钱，他说也就是三千多块钱。我无奈地又对高军说：“别五千了，三千得了。”高军说：“你和他什么关系？”我说：“是朋友。”

高军满脸不愿意，我们这是在演戏。这种情况下，最多也就是罚三千。说罚五千也是预先给说情的留个台阶。这家伙痛痛快快地交了罚款。临走的时候，嘱托我千万别告诉徐冰。我说：

“我替你保密可以，但今后这个毛病你可得改呀！”他说：“苏队长，你放心吧，今后倒找我钱，我也不干了。”出门前，他要和我握手。我巧妙地避开了。他显出亲热的样子，对我说：“徐冰妹妹结婚，你也去吧。到时候，咱们婚礼上见！”

这句话让我的心颤抖了一下。我问他：“徐冰妹妹结婚？”他说：“对呀！”我又问：“你是说徐丽要结婚？”他点着头，“徐冰房子都给她买好了。”

我掩饰住不安，打发他离开了办公室。高军没看出我情绪上的变化，津津有味和我聊着抓这个嫖客时的情景。我没心思听，找了一个借口来到了走廊里。

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凉台，平时凉台的门用一根铁丝钩牵着。我拿开铁丝，推开门来到凉台上。公安局大楼临着繁华的上海路，车来车往十分喧闹。站在凉台上好像行走在街道上。我挂通了徐丽的电话。哪次打电话，她都先问，你在哪儿呢？这次又是。我说：“我在道上呢。你呢？”徐丽说：“我在家门口。”

我说：“你要出去办事？”徐丽说：“也没什么大事儿。”我说：“我就在你家附近，我拉你去呀？”徐丽说：“你方便吗？”我说：“方便。你等着，我十分钟就到。”

我急急忙忙开车来到徐丽家楼下。徐丽迎着走了过来。她穿着一条短裙，性感地晃动着身体。徐丽从来没穿过这么短的裙子。

徐丽上了车坐在我的旁边，我帮着她把鳄鱼皮包放在后座上，她的双腿柔软地沿着座位垂下来。她说：“我这条裙子是不是太短了？”我说：“不短，你的腿好看，穿短裙漂亮。”徐丽说：“穿这么短的裙子，我可不习惯了。”

我把手伸向她的腿，把手臂压在她的腿上，手掌伸进她腿边车门的抠手里。我拿出一盒烟。我一只手把着方向盘，一只手

笨拙地从烟盒里掏烟，徐丽帮着我掏出了香烟，并给我点上。

前面出现了十字路口，我问她：“你要到哪儿？”徐丽说：“我到百货大楼。”我把车向右拐。我问：“你到大楼干什么？”徐丽说：“我去试婚纱。”

我心里一哆嗦。她确实准备结婚了！

徐丽把身体微微靠向我：“苏哥，你们现在忙吗？”我说：“还行。你很忙吧！”徐丽说：“不怎么忙。”

我们来到了百货大楼停车场。徐丽说：“谢谢你送我。”我说：“你上去慢慢试吧，我等你！”徐丽说：“你不用等我，我一会儿打个车就走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上午没事儿，你去慢慢试吧！”徐丽下车向大楼门前走去。

没过多久，徐丽就从大楼出来了。我问她：“这么快就试完了？”徐丽说：“我怕你等着急！”

开车上路后，我问她：“你还要去哪儿？”徐丽说：“哪也不去了。”我说：“我领你兜兜风吧！”徐丽说：“好啊！”

我们这个城市有一条还算美丽的江。沿着江堤，我们缓慢地行驶着。上游连日下雨，江水宽阔起来。

江堤出现了一个缓坡，顺着这个坡，可以一直到达江边。我把车开到缓坡上。

我对徐丽说：“开车下坡时记住，千万不要用空挡，一定要带着挡下去。”徐丽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不带挡容易熄火，熄火刹车就失灵了。”

我加大油门向江边冲去。

窗外的风带起了呼呼的响声。我们前面就是宽阔的江水。徐丽说：“快停车。”

车在江边停下了。我说：“你记住，万一刹车失灵了，你想着用手制动。”徐丽说：“你吓死我了。”

我们下车站在江边。污浊的江水疲倦地向东流淌着。徐丽说：“现在的河水这么脏！”我说：“都是造纸厂弄的。”徐丽说：“这个造纸厂是韩国建的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徐丽说：“他们为什么把厂子建在我们这里？”我说：“为了保护他们国家的自然环境。”

说话的时候，我心不在焉，我很想问她什么时候开始谈的恋爱？现在的对象是谁？可话到嘴边，几次都咽下去了。

徐丽说：“苏哥，你陪了我一上午，中午，我请你吃饭吧！”我说：“你是我老妹。我请。”徐丽说：“我请我请。”我说：“你别跟我争，我说我请就我请。”

来到饭店，我问她：“你想吃什么？”徐丽说：“什么都行。”我刚点了两个女式菜，徐丽就说：“够了够了，多了吃不了。”

吃饭的时候，徐丽说：“苏哥，今天请我吃饭，真难为你了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我哥说你总是请美女吃饭。”

“你别听他瞎说。他才是总请美女吃饭呢。”我有点不高兴，徐丽温柔地说：“你生气了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跟你生气早气死了！”徐丽说：“我什么时候气过你？”我说：“你天天气我。”徐丽说：“还天天气你，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！”

我说：“这么长时间没见面，你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！”徐丽说：“你这么忙，我哪好意思打扰你啊！”我高声地说：“我哪有你忙啊！”徐丽说：“你喊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高兴。”

2

徐冰的办公室添置了一套新沙发。样子很怪。我问他：“你在哪儿买的这个破玩艺儿？”徐冰说：“破玩艺儿！这是从法国进口的。”他嘿嘿地笑着，“你看它像不像女人的三角裤？”我说：“我

没见过女人的三角裤。”徐冰说：“你要说你没穿过，我还信。”我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买这个颜色？”沙发是粉红色。徐冰说：“这种颜色会让男人非常舒服。”他把我推到沙发上，“你感觉一下。”我把头靠在沙发上，徐冰说：“这样不行，你得把脚放上。”

我说：“别给你弄脏了。”

徐冰说：“脏就脏吧，女人的三角裤哪有干净的！”他帮着我把脚放到沙发上。

徐冰见到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谈女人。我怀疑我在他眼里，也是个花花公子。这也是我从来没有向他表示我喜欢他妹妹的缘故。

徐冰拿出熊猫烟抽出一支递给我，我掏出打火机给他点燃了。他抽了一口，问我：“你现在抽什么烟？”我说：“红塔山。”徐冰打开身后的柜子，拿出两条软包中华递给我：“这是别人送给我的，是假烟，你将就抽吧！”我说：“假烟我也不要。”徐冰没理我，他用报纸将烟包好，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。他问我：“最近，都忙什么？这么长时间没看见你？”我说：“我快忙死了。”我详细地说了这些日子，我一共破了多少案子，一共抓了多少人。

徐冰不耐烦地说：“你破了这么多的案，你们赵队长破了几个？”我说：“人家是队长，用不着破案。”

徐冰对赵民有看法，“我现在一听你说破案，我就来气。”我说：“我破案你来什么气？”徐冰说：“你破再多的案子，有鸡巴毛用！人家赵民没你破案多，却当上了队长，你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和他不能比。”徐冰说：“怎么不能比啊！”他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，走到我的跟前，“你得送礼啊！”

徐冰用手比划着，“到你们局长办公室，用不着跟他汇报什么案子。你拿一捆钱，啪！往他桌子上一拍，一句话不用说，转身背着手出去。你信不信？用不了两个月，队长就是你的！”

我笑了笑没吱声。徐冰问我：“你现在手头紧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紧。”

徐冰不高兴地说：“你就这一点我特别来气，紧就紧嘛，这本来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搞女人缺钱不跟我，我没想法。但你要是因为当官送礼不好意思向我开口要的话，你就是地球上最大的傻×！”

我说：“你对我们内部不了解，不是所有的领导你给他送礼都好使，你明白嘛？”徐冰说：“我比你明白多了。我告诉你，领导对你印象再好，你要是不给他送礼，也白扯。”我不想听他瞎摆划，顺手翻看着沙发边一些性感的画报。

徐冰继续做我的思想工作，“你别不耐烦嘛，这些话，我早就想跟你说，今天，说到这儿了，我和你说一下我的想法。我给你赞助，不是要你将来对我回报，你知道每年我光输的钱就够你买两个队长了。”

我说：“徐冰，你不用说了，我需要钱的时候，我肯定不会客气的。”徐冰说：“你要是真不客气的话，你早就起来了。”我翻了一页画报，“什么起来？老二起来？”徐冰说：“你他妈的又不正经了，我跟你正经事儿呢！”

我放下画报，“徐冰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我有我的想法，你应该相信我，我不是个傻子，怎么起来，我有自己的打算。”徐冰希望我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这是正常的。因为我起来了，我肯定会对他照顾的。

徐冰说：“你的脑力我相信，但你现在毕竟没有财力啊。”他语重心长地说，“苏岩哪，凭你的脑力加上我的财力，你信不信，不出十年，你就是林河市公安局长！”

我要是不打断他，他能一直说到晚上。我说：“我听别人说你妹妹要结婚了？”徐冰点了点头。我不满地说：“这么大的事

儿,你怎么不告诉我呢?”徐冰说:“告诉你,你不还得随礼嘛!”我说:“你可真有意思!”

徐冰忽然深情地看着我,“我妹妹要是再漂亮一点,苏岩,你给我当妹夫,我想你会同意的。”

我心里翻滚着热流,原来他也有这个意思。我说:“你能舍得把妹妹给我吗?”

徐冰看着我,没有说话。我说:“你怎么不吱声了?”

徐冰想了一会儿,“徐丽现在找的这个男朋友,我不满意,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她,让他们黄了!”

“你为什么不满意?”

“这小子是个大夫,我不喜欢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大夫都是他妈的职业流氓。”

“不见得吧。再说,现在的男人多数都是流氓,不是职业的也是业余的。”

3

我让徐丽把男朋友领来。她紧张地问:“干什么?”我说:“你别害怕,我不揍他。我要请你们吃饭。”

徐丽的男朋友有着高大的身材,他叫李贝尔,是第三人民医院的外科大夫。他戴着眼镜,满脸智慧。一见面,我就和他热烈地握手,“怪不得徐丽现在神魂颠倒,原来你是电影明星啊!”

李贝尔谦和地笑着:“苏哥,徐丽总提你,我早就想拜访你了。”

饭桌上,我和李贝尔谈笑风生。我们装出相见恨晚的样子,热烈地谈论着萨达姆、布什以及他们院长我们局长种种趣闻乐

事。那个样子仿佛我们是老朋友。

我对徐丽说：“以前我总以为自己很优秀，现在见到李先生，我才知道错了。”李贝尔谦虚地说：“苏哥，你比我强你比我强。”我说：“李先生，我这个老妹哪点都好就是过于腼腆，我和他哥最担心的，就是男朋友不好找，现在找了您，我们就放心了。”

吃完饭，我给徐冰打电话，“徐丽的男朋友我见到了。这样的男人做你妹夫我看可以了。”徐冰说：“我让你把他们挑拨黄了，怎么你还向着他们了？”我说：“这么好的男人，还挑拨什么呀！”徐冰笑了：“你就说你没能力就完了！”我说：“我确实没能力。”

徐冰说是不满意可能是在说谎。他不仅在富豪花园给徐丽买了一百九十平方米的住宅当新房，还买一辆崭新的奥迪轿车送给李贝尔。他要是真不满意，他顶多买套房子到头了。

徐丽结婚前，我跑前跑后里里外外张罗着。我帮她买这儿买那儿东一趟西一趟毫无怨言。徐丽说：“苏哥，你这么忙还天天麻烦你，我真不好意思。”我说：“你是我老妹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”

徐丽结婚这天，徐冰让我早点去。他找了不少车，他怕路上的交警难为车队。

我说：“这个你放心吧，到时候，我在前面开路。”

徐丽结婚的前一天夜里，我失眠了。本来我打算要娶徐丽做我的妻子，可是现在却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了别人。我心里这个难受！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睡。夜里快一点了，我还睁着眼睛胡思乱想。后来，我索性给徐丽打了电话。这次徐丽没有问我在哪儿。我问她：“你睡了吗？”徐丽说：“我刚躺下，你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都已经睡一觉了。刚才我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明天下雨。”徐丽说：“是嘛。我听天气预报明天没雨呀！”我说：“我

这是做梦，做梦都反着来，明天肯定是晴天。”

我说：“我给你打电话，不是说这件事儿，我是想要告诉你今天晚上一定要休息好。不然明天你会吃不消的。”徐丽说：“你还挺有经验呢。”

我说是让她好好睡觉，可我这个无聊的电话给她打了一个小时。徐丽真是好脾气，她丝毫不介意。她还问我：“你说我明天除了婚纱之外是准备一套衣服还是准备两套衣服？”我说：“你就准备两套吧，要是下雨的话，你还可以换一换！”徐丽说：“不是没有雨吗？”我说：“万一有呢！”

我纯粹是没话找话，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。可是，我又控制不了自己。我逗她，“老妹，可能明天我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！”

徐丽当真了，她难过地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在跟你开玩笑。”徐丽说：“你没开玩笑，你肯定不会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我来我来我肯定来。”

徐丽还不相信，她诱惑我，“苏哥，你来吧，给我当宾相的这个女孩可漂亮了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！”我说：“是吗？她有你漂亮吗？”徐丽说：“我连她一半漂亮都没有。”

我真想说，你这个不漂亮的女人都不喜欢我，换成漂亮的不是更不喜欢我吗？

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，我就赶到了徐丽的家。我以为来得挺早呢，到了才看到屋子里已经热闹非凡。照相的、录像的、分红包的乱糟糟全都是人。徐冰见到我高兴地说：“真够哥们意思，这么早就来了。”

我和徐冰闲聊了几句，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。他按住我的手：“你能来就给我面子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别跟我撕扒。”徐冰说什么也不要。我说：“你别心里没数，这是人情。等将来我结婚的时候，你得给我随双份。”我这么说，徐冰就收下了。我问：“徐丽在

哪个屋儿？”徐冰说：“在她自己屋呢！”

我来到了徐丽的卧室，几个女孩围着她正给她盘头插花。她见我进来了，就说：“你怎么才来呢？”我说：“这还晚哪！”

我的目光落到了一个女孩的身上。从侧面看，她有点像俄罗斯女孩。徐丽对这个女孩说：“樊丹，这是苏岩，苏哥，这就是宾相。”这个女孩转身瞅了我一眼，我心里一惊。真是冰清玉洁！她向我笑了笑，“你好。”我以为，她会把手伸给我，但她一点这个意思也没有。她转身继续给徐丽盘头。

徐丽问我：“我的宾相漂亮吗？”

我冷冷地说：“一般吧！”

樊丹转过身看着我，我没有看她，而是用目光扫视着其他女孩。我看着一个胖乎乎的女孩，和她说笑着。

在气氛融洽后，我偷偷地对樊丹小声地说：“你出来一下。”她疑惑地站起来跟我向外走。

来到了外面，我对樊丹说：“你当宾相不合适。”她说：“怎么不合适了？”她冷冷地看着我。我温柔地说：“你说你这么漂亮，你给徐丽当宾相，不是喧宾夺主吗？”樊丹脸红了，我更加温柔地说：“这回你别当了，下回你再当，好吗？”樊丹点了点头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好吧。”

回到房间里，我开始怂恿那个胖女孩当宾相。但这个胖女孩不太愿意。我忽悠她：“这里的女孩数你气质最好，只有你才配得上新娘子。你就答应吧！我告诉你，男宾相可是一个帅哥。”

其他女孩明白了我的用意，都跟着我一起劝说这个胖女孩。她最后只好答应了。徐丽有点过意不去，她说：“要不，还是让樊丹当吧，我们几天前就说好了。”樊丹说：“我不给你当了。”

徐丽说：“你当吧！”樊丹把目光移向我，“我要是当的话，他

能把我抓起来。”

上午八点十八分，新郎官带着接亲的队伍来到了徐丽的家。男傧相进屋就找女傧相，他发现换人后满脸不乐意：“怎么换了？不行不行，我要原来的。”李贝尔问我：“不是让樊丹当吗？”我岔开说：“你别管那么多了，赶紧找鞋吧！”

我们这儿接亲有个习俗，就是事先把女方的新鞋藏起来。新郎官来之后如果找不着就不准接新娘走。李贝尔问我：“你看见鞋藏哪儿了？”我走近他说：“一只藏在厨房了。”

“厨房哪儿呀？”

“碗架柜子里。”

“另一只呢？”

“藏在徐丽的包里。”

“哪个包？”

“就是傧相手里的那个。”

李贝尔心里有底儿了，他装模作样地在屋子里东找找西看看，最后他很顺利地找到了两只鞋。屋子里的女孩七嘴八舌：“他怎么这么容易就找到了，我们白藏了。”

樊丹走到我的跟前小声地说：“叛徒！”我装做没听见，温柔地说：“你这个傧相没当就对了，你看看这个男傧相多钝哪，你要是跟他在一起，你掉老价了。”樊丹说：“我跟谁在一起，不掉价？”我说：“你跟我在一起就不掉价了。”樊丹说：“你脸皮可真厚。”

接亲的车队非常壮观！四辆奔驰、两辆宝马以及凯迪拉克、加长林肯足足有三十多辆。连摄像师乘坐的都是敞篷跑车。一路上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。

我的车开在最前面，为的是一旦遇到纪检委、交警检查什么的，我好出面协调。由于这些车全都是私家车，我心里很放心。现在只有公车结婚才有管的。

从新房到酒店很近，开车也就是十分钟。这里的习俗是不走回头路。接亲的车队就在市区绕了一大圈。

举行婚礼的酒店是一家三星级宾馆，门前的停车场事先让保安用绳子围了起来。保安们见我们的车来了之后，点燃了一串串鞭炮，甩在空中发出震耳的响声。散落的纸屑随风飘动。

我捂住耳朵看着徐丽和李贝尔从车里下来，他们俩顶着漫天飞舞的纸屑，向酒店门前走来。纸屑越来越多，李贝尔把手盖在徐丽的头顶。

鞭炮已经响到了最后，短暂的停息之后，一连串沉闷的巨响炸开了天空五彩缤纷的花朵。大家都知道这最后之响是巨大的，参加婚礼的人一般都捂住了耳朵。也有没捂的，这些人在沉闷的响声里，还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，惨叫声！

我没有听到，我只看见一个黑影在缤纷的花朵中凌空坠落。一个肉乎乎的人摔在酒店门前的台阶上。

门前乱了起来，我赶紧跑过去。这个人趴在地上，污血从脖子下方漫出。我伸手探到了他的鼻口。没有任何气息。我的身前身后围满了人。我说：“你们往后点儿。”我掏出电话向队里报告了情况。看热闹的人还在我的身边，我向他们喊道：“别看了，你们都进去吧。”其中的一个人伸出手指向大楼，他说：“我看见了，他是从中间那个窗户下来的。”我顺着他的手指看了看。那个窗户至少在十层以上。酒店的保卫科长胡涛挤了进来。我指着那个窗户，“你查一下那个房间。”

这时，徐冰把头也探过来，他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你赶快把他们都带进去举行婚礼！”徐冰这才招呼着亲朋好友向酒店里面走去。但大多数人仍站在旁边看我鼓捣着尸体。我轻轻抬起这个人的头，尽管他的面孔有点变形，但我马上认出这个人是王大虎。